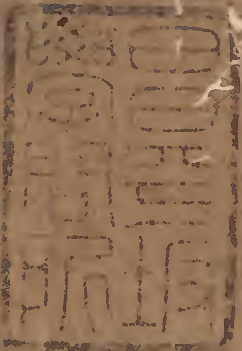


大日本史 贊



番夕書冊

和書門類	一三二一六	二七函	一三架	五三冊
------	-------	-----	-----	-----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一三二一六	五三冊	三八函
------	-----	-------	-----	-----

自四至六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3216	
冊數	53	(6)	
函號	138	102	

史傳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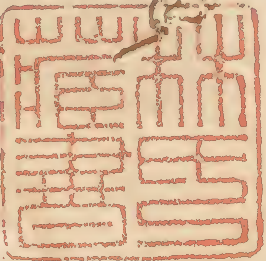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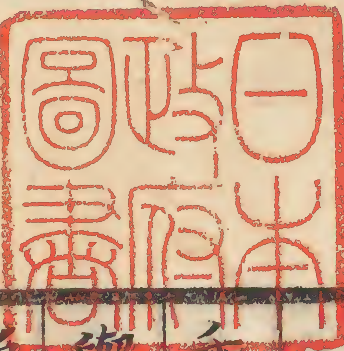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四 列傳

后妃

垂仁狹穗姬皇后

垂仁時狹穗彥將謀逆問狹穗姬皇后以兄與夫孰愛此與鄭雍姬問其母者相似也雍姬殺夫以全父皇后自首以全君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然終與狹穗彥同死城中亦非從其友耶此蓋人倫之變也楚魯疾唐李瓘以父逆告君而以身後父後之君子未聞有以



大日本史論贊

二子為逆黨者由是言及皇后之後兄而死
獨可罪乎且狹穗彥以皇后言誅死皇后亦
復面目以立於也則其死固可哀矣觀其臨
死有不可奪之志求之後世簪紱之後亦有
不易得者孰謂簡朴之世得之於淑媛之偏
乎若皇后可謂不辱女德者矣自狹穗姬皇
后之後其正位內宮以母天下者罕能致貞
淑而成內助之美豈由其選色不選德之故
歟嘗因此考上世置后妃往往有亂倫理者

以仁德帝之明猶納矢田皇女降及桓武平
城淳和之時因循舊俗莫之克改後之修史
者宜為國諱然舊史所載不得不據實而書
蓋鴻蒙之世民俗顛蒙男女蠢然自遂無復
種類之別故雖朝廷之舉猶有簡襲不經不
可訓者置而不論可也甚曰皇后皇太后太
皇太后亦非當時實有此號皆後世所追稱
也然則上古草昧之時豈可以後世禮文已
備之日例而觀之故曰為荒之世有不可訓

者置而不論可也然其弊遂使風化已開之
後猶致有數倫悖禮者是可歎也

仲哀身長足姬皇后

仲哀征伐不庭中道崩殂皇后奮其威武大
誓六師執訊獲醜掃蕩妖氣卒能移兵平定
三韓建不世之勲剛明雄毅傑出古今謚曰
神功不溢美矣方仲哀之崩皇后有身凱旋
之日誕皇子於筑紫踰四歲而策為皇太子
遂據有大寶七十年矣舍人親王修日本書

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此持筆也後人讀史
不繹其義後見其迹為即真以列皇統世次
亦已過矣然應神降誕在仲哀崩後是宜立
為天子者而為皇太子果何名哉使之再立
扼前則固仲哀之儲貳也崩踰四歲而再立
是誰儲貳歟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不立天子
而立太子正名覈實則不可謂之非耶真也
且仲哀之崩親王書曰神宗而其事曖昧不
可詳核然當時或有不取其所為而舉兵抗

皇后者則其不能免後世之容疑亦宜矣親
王不予閔位其義嚴矣微顯闡幽可謂深得
春秋之旨矣雖然御紫極發鴻汗其所行則
天子之事也故今備書皇后舉動於仲哀應
神本紀而不揭年歲年得其正而於親王修
史之旨亦莫相乖盍矣嗚呼應神居青闈六
十餘年蕩蕩七十方得負宸設使不幸崩於
皇后稱制之日則赫赫皇統將何所歸乎此
殆神之所祐豈人力所能為哉

允恭忍坂大中姬皇后

允恭之為皇子也謙讓不敢即帝位皇后固
諫卒回其意為太平天子賢矣哉及為皇太
后雄畧帝荒禽多暴虐后置穴人部以慰諭
之帝為霽威聰敏仁恕饒有母儀天下之德
焉

雄略草香幡梭皇后

雄略天資勇猛蹈殺突豕欲斬舍人以洩其
怒群下震慄莫有敢出一語者后直言以諫

之不惟舍人免于誅戮亦能使暴君樂聞善言賢於楚樊姬之諫莊王矣

聖武藤原皇后 光明子

甚矣佛教之為蠹也藤原皇后聰慧能文伉儷至尊宣正坤儀以嚴奧惟薄顧乃置內道場延僧玄昉而寵之中毒之言不可道也至尊恬不之者縱其所為其故何耶託之佛而掩其迹也後之纂僧史者公然書之以為后建浴室親去千久垢終感阿闍佛野乘叢說

又從而實之遂使愚夫愚婦無所忌憚咸謂佛之勝功鉅德乃能至此則其破壞人心世法甚於蛇虺虎狼之害可勝言哉然皇大夫人藤原氏既與玄昉后亦效其所為而至尊不能禁床第不修家法壞亂無怪乎孝謙皇帝之穢德彰聞也舊史遷就其辭為后隱諱然藤原廣嗣之表當時播于民間欲蓋彌章此之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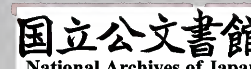
光仁井上皇后

九日之史 卷之詩贊四
衛公子頑烝於宣姜詩人醜之山部親王逼
光仁帝之命入侍井上內親王藤原百川勸
帝以成之事在水鏡本書往往直書舊史所
諱頗有得其實者然此豈人道也哉蓋謂百
川惡后之淫縱待其罪惡之稔然後奏帝廢
之則或有之未必設計如此之鄙褻此殆傳
者之妄耳然舊史書后與太子並以巫蠱廢
同日而卒則雖掩匿不書其故亦必有非常
之事今不可得而覈也水鏡又云后生化為

龍史載梁武后及終化為龍妒悍婦人人
所畏憚謂之為龍亦宜矣

平城尚侍藤原藥子

平城帝中主也溺於茅裯之愛嬖寵尚侍藥
子險言似忠受而不誥愎士乘之構成邪謀
乘輿東遷旌旗西靡苟非嵯峨帝之善用將
帥則戰爭方始而禍亂未艾也書戒北雞詩
刺豔妻能繫結鸞尾挺災色之為禍慘於
莫邪而烈於燎原之火可不懼哉



嵯峨橘皇后

擅林皇后以良家子嬪於藩邸及正位椒房
幽閑令淑能副四海之望雖沿襲時習崇信
釋教而置學館院教育子牙則當時帝王所
不慮及者也遺令薄葬愛借民力蓋有違於
死生之理者豈非賢哉

村上尚侍藤原登子

盟饋率禮祗秉內事儆戒相成罔有曠失此
后妃之職也村上帝賢明之主也世之言治

必稱延喜天曆而尚侍登子前為重明親王
之配以中宮之妹出入宮中及親王薨納之
掖庭寵冠六宮遂使帝有晏起之愆豈淫靡
怪飾蓋惑人心一至此乎抑燕溺之私雖賢
明之主亦不能免歟進不以正其能以禮自
持哉累乎至德多矣

一條藤原中宮 上東門院彰子

皇朝茲立二宮中世之制也位號之尊方在
皇后而寵幸之源實歸中宮故上東門院立

為中宮而定子更號皇后敦康親王一條之
長子而定子所生也方禪讓之間立為三條
之儲貳則名正言順矣帝憚攝政道長之威
以後一條為皇太子非其志也后勸其父使
立敦康而道長貪外祖之權不用其言及小
一條去儲位后又欲成先帝之志而道長不
可竟以後朱雀為皇太弟皆以后之所生立
為青闈則其欲益固威晚之親而經營私門
蓋可知矣后不惟絲髮無妬心撫視皇后所

生子女不異己之所出不賢而能如是乎世
徒以其壽考福履為門院之最勝稱之孰知
倪天作儼內無慙德乎

白河藤原中宮

古者左史書勳右史書言故王者言勳不可
不愴也白河帝遭中宮賢子之喪抱屍哀慟
源俊明正言以諫之帝曰自朕為始此言出
於哀戚之餘而不覺其累聖德甚多也王者
咨天敬祖兢兢業業猶恐失墜若任其志之

所欲為肆意行之而曰自我作祖則驕奢淫
佚何所不至此喪邦之基也帝既廢之後聽
政於仙院猶在位然遂來關白師道之議而
後白河法皇踵行其故畢此亦秉其弊也

鳥羽藤原皇后

美福門院得子

鳥羽法皇寵美福門院錮於哀誓言無不聽
后以近衛之崩歸罪於崇德及藤原賴長之
盡祝故勸法皇不立重仁親王而立後白河
帝此國家治亂之所係也後白河之於近衛

兄也其事異於顯宗仁賢之推讓不宜以兄
繼弟世嫡相承在禮為正衆心輿論實歸重
仁而豔妻煽方處法皇惑其言而立所不當
立遂激崇德之怒陵土未乾京師喋血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又信矣
然保元之禍推原其本實基於白河帝之好
色焉帝鍾愛待賢門院而遂至敗數彝倫法
皇亦知崇德非己子嘗有叔父子之語故其
不慈於崇德固非一日而后之狡謀亦因而

易入可不戒哉

近衛藤原皇后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大臣皆諫爭獨李
勣阿其意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二
條帝欲以大皇太后為皇后群臣以為不可
曰神祖以來未有立為二帝之后者然履中
草香幙拔皇后再為雄略之后事見正史此
雖非得禮之正者皇朝非無其例當時公卿
偶失檢閱而或有援武氏之例者則益繆矣

武氏之事固異於此而帝未嘗不以勣之言
為是其意亦謂此朕家事不須問人故外議
一切不聽至於法皇亦以為不可則以天子
無父母之詔拒之不孝不君甚於高宗之所
為其不馴致禍亂豈非幸歟

高倉平皇后 建禮門院德子

平軍燔於壇浦而養和帝崩于海建禮門院
亦自投于海登時東兵極之其在舟中百艱
備嘗辛勞污穢之名不能自白可哀也矣蓋

源賴朝戒範賴以勿使侵陵前帝太后謹護
送之故將士恐違其令力救之太后終欠一
死而不能與母氏比絜借哉由是觀之賴朝
所以保全之者顧非所以累之歟然死固非
一端求死即死耳何必蹈波濤而葬魚腹然
後為悅乎漢平王后為莽敬憚及新室亡后
投宮火而焦糜太后所遭之地亦頗相類而
志操之烈則不逮遠矣

後嵯峨藤原中宮 大宮院嫡子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後嵯峨帝寵大宮院
而生後深草龜山二帝此實無所輕重而後
深草長子也主器在其子孫者大經大法而
春秋居正之義也設使不幸而後深草無胤
則以龜山承統亦不失兄終弟及之義也帝
牽於偏愛之私而使後深草傳位於龜山固
失春秋之義而必欲使龜山之胤紹續皇統
此有所蔽而然也后聞密旨以成帝之志在

后則可矣在帝則未為得也偏陂及側不遵
王之道皇極何由立哉幸致後深草之悒鬱
使北條氏得建二宗送立之議其實帝有以
啓之也

龜山后妃

京極院以才色兼殊寵於龜山帝及其崩也
帝甚悲悼居常忽忽不樂故遁於禪寂以為
排遺憂鬱之資薰修制行不異頭陀而晚年
懈弛沈溺床第醜聲聞於遊義門院汚谷被

於談天門院放情逞欲古今所其比嚮之所
謂明心見性果安在哉後醍醐之於一條局
後伏見之於三條局皆有累乎君德而帝家
道之不正二帝亦有以效之也宋儒揚時釋
堯有茨詩曰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
門之內世無得而知之者故自肆而不反聖
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
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方帝荒淫之日豈謂
世有知之者而播于中外傳于後世乃能如

此使帝能用直指徑悟之力於詩書禮樂則
亂倫敗度未必至於如斯之甚悲夫

後醍醐藤原皇后 新待賢門院康子

曹大家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
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
必二巧過人也藤原皇后兼是四者而及於
大家之所論宜其固寵專房而得以蔽惑至
聰也蓋后資質穠粹迎意輒悟後帝於板蕩
之間歲月既久顏詞媚熟衷謁易行恩之所

加無限廝皂業之所及無隔諛諛庇護足利
尊氏招納利權離間護良親王誣構忠良將
士解體憤怨而思亂則其蠹害建武之政為
何如哉然后誕有元良尊為國母雖偏安之
業未備六宮之盛而其毳之奉殆盡四海之
美幸矣哉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四終

得雲雷之象以致大亨之道神器之託將在
他日而皇子薨於中路不能經綸大業天祚
其胤仲哀登極奕世廟祀以假以享神靈所
依四海瞻仰嗚呼盛矣哉
齊武帝薨於行宮皇后與武內宿禰
謀乃張皇胎中天皇之聲威聳動天下之耳
目意必有衆心不服於下者武內宿禰以元
老輔皇后不能速以大義諭告二皇子而使
其事明白於天下此乃所以招兵也二皇子
亦不能於仲哀崩殂之時日夜以身赴難舉
事已晚坐失事機其敗死也宜矣至於赤猪
噬殺麤坂則事甚神怪不可窮詰今據舊史
直書其事而二皇子之是非曲直則後世之

仲哀神功之間其事秘矣加之年代蒼邈其
詳不可得而知矣蓋皇后身居正嫡誕育元
良庶孽不得奸天位此一定不可易者也麤
坂忍熊二皇子拳兵抗之可謂亂賊之後非

論將有所歸矣

皇太子菟道稚郎子

應神以菟道稚郎子為皇太子分既定矣而
辟仁德於菟道讓猶可也繼之以死則已甚
矣蓋太子之讓宜在立為儲貳之日而不宜
在應神既崩之後今推其心太子應神之所
甚愛也固辭則傷其忠不得違其命也仁德
之仁孝岐嶷立之為君則天下受其賜我之
不省豈可以身先見哉此公天下之道也故

至宮車晏駕之日決意行之然社稷不可無
至帝位不可久曠太子以天下讓仁德久之
不許其請則歸而即位可也若必欲追夷齊
之迹則晦跡遠去亦可也何遽以死為哉孔
子曰觀過斯知仁矣若太子者仁而過者歟
昔者泰伯三讓逃之荆蠻其跡隱微無迹可
見故孔子歎美以為至德太子之讓固善矣
其迹則不可為訓當是時文籍始入國朝太
子師阿直岐王仁而習為文教之興實昉于



此而其聞道則未也可不惜哉

眉輪王

安康帝信譏夫之言殺大草香皇子虐取其妻為后而心憚眉輪王則帝亦嘗有戒心矣然以母寵出入宮掖亦不謂七歲小兒能報讐也眉輪對雄略帝雖辭直氣壯然越逆之罪固在不赦而安康帝亦有以自取不可獨罪王也

皇太子木梨輕

皇太子木梨輕與母妹輕大娘姦遂有盛夏羹冰之異卜者之言頗似漢儒洪範五行傳之說蓋君子之畏天也雖微不敢忽為之戒慎恐懼敬之至也允恭以儲貳之重不忍加刑亦存忠厚之道而太子不悛竟以淫虐殞命不畏天戒其及也宜矣然亦竊怪親親相姦不特止於太子上世之事姑置不論逮乎叙世間亦有之謂羹將不勝其凍而舊史特書之者蓋亦存深意焉據實以記異因事以

存戒而後之賢君明主其將有省於斯乎

皇太子厩戶

皇太子厩戶有聖德之稱其聰敏穎悟度越世人後可知矣然考諸載籍施為多有不厭人心者敏達不好佛作為異域之神其言正大明白而太子奏曰諸佛之道諸神不敢違是蔑如神祇也用明頗信佛法先是天子朱嘗禮佛而太子勸帝禮之是隳壞國典也弓削身屋中臣勝海固排佛法而太子黨于蘇

我馬子必欲除此二人使人陰殺勝海而以殺生為戒是欲濟其私也身屋之誅雖由欲立元穗部皇子而其實在與馬子相軋大行在殯太子不治喪事銳意攻戰者非為國家而惡其異已也崇峻切齒馬子而太子務寬容之馬子謀不軌而太子為不知者賊在朝廷而不能討責以春秋許世子趙盾之義則雖謂之太子與行大事亦不能辭也太子漠然無所顧曰此過去之報也佛氏固立三世

之說其要令人新惡修善而流弊亦至如此
 今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而諉過去之報則天
 下可得而治哉太子之志則在佛教不在綱
 常故立陰柔易制之女至而倡為宏濶勝大
 之言其效遂至佛法與王法比隆朝儀與佛
 事並行此太子之志而馬子之所欲也其制
 憲法十七條剽竊聖經賢傳而近於經也治
 民之術然以篤敬三寶為宗則其立言之旨
 亦可見矣至於辨覈太子之得失則近世林

道春之論悉之矣

崇道盡敬皇帝

史者所以著興廢垂勸戒也國朝廢事草創
 文教後興上世之事鬱而不暢澗而不萃履
 中四年始置國史於諸國記事言達四方志
 此國宰之史生而亦史官所由起也推古二
 十八年皇太子厩戶與換我馬子撰天皇紀
 國紀蝦夷之亂羅兵燹而亡天武九年詔川
 島忍壁二皇子撰帝紀及上古事其書亦不

傳矣舍人親王奉元正之教著日本書紀以
浩博之才騁雄瞻之文蓋據二皇子之成書
參以裨田阿禮之言上自神祇下至持統到
聖往帝繁然可觀繼之者有後紀實錄之撰
莫不依倣親王之書遂使後之覽者得以考
信而覈實則親王之於文史可謂其功冠於
古今矣居宗室之長為維城之固與新田部
親王墳荒竟諧同黨恊恭輔佐皇太子致雍
熙之治追尊之典光于史冊宜矣

崇道天皇

拒武帝於早良親王親則同胞恩則父子及
立為太子宜擇保傳教以父子君臣之道翼
衛輔導以成其德性而帝荒於禽婁政太子
太子亦宣恭敬溫文以守至德之器而專行
除拜以忤帝意竟與群小相謀殺帝之寵臣
帝大震怒廢而流之斃於道路可謂兩失之
也帝畏其為厲多方禳禳遂至追奉尊號果
何益哉宋真德秀曰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

又無師保之教齒胃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
驕之習此治之所以不古者與豈唯異邦之
事為然哉國朝治體固美而贊善諭德之方
有闕焉歷觀皇太子被廢黜者皆不能豫養
儲德之所致也其可忽諸

桓武諸皇子

桓武諸子皆有令聞葛原親王恭儉不傲於
物歷覽史傳練達典章蔚為蕃屏之望萬多
親王精究譜牒著姓氏錄尊卑區別至今親

之明日香親王雅尚節儉舉世事華靡而獨
服澣濯之衣在天潢中尤難得者也葛井親
王自幼以射藝播名惜其酬當終至喪軀也
良峯安世以學術顯遂闢治體蘇息民瘼豈
可概以才藻之士視之哉賀陽親王意近巧
幼小惠不足濟世而其子忠貞王歷任諸州
威惠並行興庠序之教有良二千石之風當
時稱為宗室之最宣矣唯伊豫親王性非醇
良懷壬惡之能拒藤原宗成之邪謀而秘不

之發此與謀逆同科何以自白乎宜其為宗
成所連滯而不得其死也仁明追贈之典可
謂厚矣

嵯峨諸皇子

嵯峨諸子前為親王者四人後賜源姓者十
八人可謂彞斯詵詵宜爾子孫矣據其賜源
姓詔出身之初一叙六位若源寬及茅補文
章生前此所未嘗有而帝謙遜之德亦可見
也夫以皇子之尊下同文臣之列俾封邑之

濫省府庫之費其為後世慮者至深遠矣帝
雅崇文睿藻煥發故教諸子以學術源信源
弘皆通經史兼善草隸源明博覽諸子百家
源啓善射好文藝其餘朗悟開爽涉獵書傳
者不為不多而源常務進才能退諛佞時論
以為不亟相畧則其成就德業後可知也方
文德有易太子之意信直言犯顏以定清和
之儲位頗有固昌廷爭之風此其大節較著
者也源定長於深宮不知稼穡之艱難蓋子

養於淳和勢使然也源融歷任四朝官爵貴顯營河原院極其侈麗不免文人之譏而處廢立之際出言昧於時機輒為相國基經所折此一人之所為殊非帝燕翼之志也

仁明皇太子恒貞

平城皇太子高岳仁明皇太子恒貞遭彘黜者實由藤原仲成尚侍藥子盡惑上皇興戎階亂與播逸勢伴健岑謀不軌皆非其罪也高岳為僧練行勤苦恒貞亦披髮持戒措嚴

而太子志操不凡何其相似也然恒貞豫慮嵯峨淳和兩上皇百歲之後必有不測之禍固辭儲位而仁明不聽及兩上皇相繼而崩果有龍樓之變是太子之安危繫兩上皇之存歿而仁明之不慈不明媿於兩上皇之德多矣太子嘗奏仁明釋奠於大學能舉曠世之廢典博覽經史兼妙草隸方其被幽舉止安詳不以絰禍動其心則有過人之度及相國基經廢陽成屬意於太子在廷大臣亦皆

翊戴而太子拒之其言甚正可謂卓爾不群
能守沙門之行若矣使其錄德春闈負荷重
器則必能紹隆鴻緒大有可觀借哉

涼光 仁明皇子

源光洞察妖魅以解時久之惑可謂明矣然
黨於藤原時平讒害傾危奇行姦售竟逐菅
原道真而奪其位能辨鬼物而不自知其為
鬼為域何明闇之相友歟

惟喬親王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之道
也蓋諸母皆同埒則母以子貴嫡母所生則
子以母貴義茲行而不相悖故正嫡有子則
庶子雖長不得立此通制也惟喬親王文德
長子而帝無正嫡則嬪御皆同埒也曷為不
立親王為儲貳而立幼冲之清和此有所蔽
而然也清和所生藤原氏以相國良房女而
女位次稍貴於親生所生紀氏然未至如魯
隱公之母賤而桓公之母貴也既立其子為

太子曷為不立其母為皇后六宮爭寵勢有所不可也然則曷為舍親王而立清和良房之權重也帝嫌太子之弱而欲權立親王以待其長此又不可行者也使帝有明斷則不畏良房之權立親王以從長子守器之義不然速正藤原氏之位號以明嫡庶之分不由此道而優柔不斷既立之又欲易之此殆啓釁端也豈不危哉幸而帝納源信之諫國本不動搖此社稷之福也親王退居間散固無

愠色清和亦不廢懿親能存友于之誼萃萼光輝可謂兩盡其美矣

醍醐諸皇子

醍醐諸子皆有材器重明親王性素豪奢而獨為君父心喪三年雖非古制而屏絕綾羅綵器哀慕不輟能盡臣子之誠亦曠世所無也重明親王博學能文饒有曹植之才居鼎萬之重兼傳禔之任施設將有可觀而閔白兼通欲使從兄賴忠代其位乃尊之為親王

其實疏而遠之為計深矣親王不勝讒口之
謗罵賦蕘裘以見志亦可悲矣也謂其子伊
陟闇劣失對於一條帝遂以賦獻此殆不然
縱為至愚極陋之人豈有不知賦之與裘自
異者哉伊陟官至納言職兼金吾又豈有不
知文字而可以居獻納之職者哉當此時權
相用事轉喉觸諱親王憤世疾邪之志無由
上達因帝之問冀其經覽果使至尊動容則
萬歲規於嘲笑明先志於泉壤見其知而未

見其愚也源高明失勢缺望時出怨言奄為
藤原師尹所傾禍將不測譏匿乘之箕張大
獄為之抹連誣以謀反則誠寃也要亦其禍
有所從來矣

村上諸皇子

村上諸子其稱於世者為平昌平二親王而
為平親王以結昏於源高明不為攝籙之臣
所喜帝嘗欲傳位親王而事多支吾訖不能
成及外祖藤原師輔薨益不得志遂起攝籙

延藤原千晴等之變而高明左降親王剔髮
勢之不可恃也如此具平親王以文學才藝
著於當時聲譽亞于兼明親王大江匡房歷
數父子以文事繼業者舉以親王則帝好文
之美亦可併觀焉親王志操恬退不競權勢
終能保其令名賢矣哉

小一條院

小一條院以三條皇子為後一條東宮非其
所欲也一條三條皆村土之皇孫而一條純

於華山三條以一條之後父兄為其儲貳昭
穆已為不協方三條傳位於後一條儲位未
定攝政道長欲立後朱雀為皇太弟而一條
不聽遂立小一條為太子蓋欲存冷泉之統
也其舉固善矣然太子長於帝十四歲昭穆
何以得叙不待傳壺切劔而其不終可知也
一條登遐太子不能安位道長恟疑虛唱遂
讓儲位於後朱雀果如道長之志而冷泉之
統至此絕矣宣詔繞畢宮殿輒毀道長之所

為不亦甚乎當禪讓之間太子因欲避於後
朱雀而母后強之終至此極謂之何哉道長
畏物議上院號以安其意進女為妃以釋其
憾可謂其計至巧矣使太子有特立之操則
盤桓巖谷而追蹤於高岳恒負二親王豈不
美哉顧乃戀戀於茅土之封棄故妻而宴新
昏至使棄婦與父俱憤怨而死其無志操亦
可見矣然則太子之讓非出於至誠而逼於
勢者也

輔仁親王 子有仁

輔仁親王以文藝著名時論比兼明具平二
親王以為有河間東平之風後三條遺詔白
河欲使以次立為皇太子故縉紳士庶歸心
久矣白河違詔旨親王不得立退居北山琴
書自娛其處身甚善矣然不能杜絕賓客至
有三宮百大夫之稱豈非招殃之道耶未幾
果有僧仁寬之變親王雖不與其事僅能
免禍而為累亦多矣盛名之下難久居可不

慎歟有仁以帝室之曾不降其志博洽多藝
善繼親王之業然修飾儀容衣冠務出新樣
天下靡然嚮風斷喪淳素馴致奢靡有仁與
有罪焉而其不阿閔白忠實之權勢與之抗
禮以警言一時公卿庶乎有威而可畏有儀而
可象者矣

以仁王圓慧法親王
術士之誤人多矣以仁王以母無寵不得為
親王悒鬱曰久故信相者之言自謂蛟龍終

非池中物一聽源賴政之計而不度德量力
倉皇舉事遽稱最勝親王其器小矣宇治河
之戰賴政力屈死之親王中涼矢而授首可
哀也矣然關東源氏奉王之令旨而建義旗
者八州響應終能殄滅平氏而鐘簷不移廟
貌如故豈非羽檄所至激厲義氣歟當京師
無主法皇議所當立源義仲盛稱王之功而
欲立其子北陸宮武臣敢議皇統固非所宜
而其言未嘗不是也法皇欲立高倉皇子決

疑於卜而北陸宮不得立當時執政亦以為不可則天人之所不與終莫如之何而王首事之功泯沒而無聞不能澤流子孫悲夫源義仲之亂圓慧法親王與天台座主明雲抵法住寺殿以赴法皇之難竟為亂兵所殺明雲亦同其死夫既出家歸佛固無臣子之分釋氏絕滅天倫雖不赴君父之難孰有非之者哉然天理之存於人心有時而明一聞其難有所不忍故冒犯矢石以赴之若法親王

可謂能存天倫之義者矣世有居臣子之職而求苟免者豈非無君父之後歟聞法親王之風亦可以忸怩矣是有關於世教也義仲悖逆固不足道其梟二人之首果何謂哉此旌其善而揚已之惡也滔天之罪其能免于刑戮乎

後高倉院

西漢末赤眉賊起書札為符軍中得城陽景王後三人探之劉盆子探得符遂立為偽主

養和帝孫於西海京師無主法皇欲遷高倉
二皇子源義仲固請立北陸宮法皇難違其
意乃決於卜亦三人焉耳三宮吉凶相半四
宮吉北陸宮凶四宮遂登天位是為後鳥羽
帝而三宮則後高倉院也被以賊此以正彼
以巫言此以下筮盆子見衆拜恐畏欲啼親
王啼號不敢前不為法皇所喜一何相似也
然盆子得位親王不得位帝位果有年數而
非人力所能為者歟親王及長不通賓客遁

跡於釋門可謂能守其分者矣乘久之變北
條義時肆行廢立欲奉親王之子為帝使人
言其意親王不省曰適足亂道心矣及其妃
藤原氏慙慙之乃許焉在常人則不勝其喜
而親王耳若不聞此又可見終非盆子之比
矣義時雖以順德之故廢却帝而其意亦在
求高倉之皇胤遂立親王之子是為後堀河
帝而親王亦蒙太上法皇之尊號高倉君德
之美仁孝決洽乎人心福祚流衍於子孫於

斯益可見矣

忠成王忠房親王

忠成王以順德皇子為北條義時所忌終不能登宸極亦不得為親王其悒鬱可知矣王孫忠房養於後宇多帝陞為親王當時以為殊禮忠成王豈不忻忻於地下哉建武中興親王將兵討足利尊氏王師蹉跌親王不見敵直入鎌倉尊氏進犯京師勢甚猖獗後醍醐帝幸叡岳親王及旆至東坂本官軍大振

雖不見權陷廓清之功而其與後醍醐諸皇子方駕齊軌亦後可知矣惜乎載籍湮沒其詳不可得而知也

皇太子邦良

後二條之崩也皇子邦良宜承皇統而北條貞時建二宗送立之議立花園帝則儲位宜在邦良而後宇多法皇不從託疾避之遂立後醍醐篡鴻基者何耶後醍醐固法皇之所愛而邦良其所最憐者也故使後醍醐立之

為東儲皇姪之親猶子也而況法皇之所託
豈可遇之不厚哉然後醍醐帝既有長子尊
良則太子之立非其志也特以法皇之命與
北條高時之議勉強從事而非出於至誠者
其能得全父子之恩乎及法皇崩帝果有易
儲之志太子處嫌疑之地能供視膳之職溫
良仁恭中外悅服固無罪之可廢是帝欲成
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者也幸而高時執
先人之議固章之太子遂得不廢不亦危哉

使太子不蚤薨則料其紹襲之間必不能無
款唐未濟所謂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
天年者帝不能行而群小投機構成恒貞之
禍亦未可知然則太子享年不永者豈非天
全其令名耶

後醍醐諸皇子

後醍醐諸子皆英烈有風骨才堪禦侮蓋帝
欲圖北條氏而教習之漸使之然乎尊良親
王年雖最長壓於邦良不得立為儲貳建武

之亂管領關東仗大義以討足利尊氏竹下
之戰偏裨降敵官軍敗績既而經略北國奉
東宮據金崎城東宮第也親王兄也親王輔
之毫無怨色及城陷志氣慷慨從容就死帝
子宗藩未有義烈如此者可謂忠孝兩全矣
護良親王天資雄勇武藝絕倫敵王之懍誓
殄彊寇艱楚岷嶽幾瀕九死終能建牙吉野
號令四方新田義貞赤松則村東西起義而
車駕返正者親王之功居多焉親王見尊氏

不臣之漸必欲誅鋤之尊氏忌親王之成名
讒構百端是親王與尊氏勢不兩立天下安
危一係於此而尊氏校擄通裏謁而設機穽
帝不問其由直赫怒而囚之親王不勝憂憤
上書訴寃有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
世頽之語至今讀者為之嗚咽隋太子勇為
弟晉王廣所陷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文帝
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親王所上書亦為有
司所沮不得奏寃枉之痛如出一轍文帝付

勇於虜而帝付親王於足利直義是皆自隨
蘇人之計而拓國家之亂者也孰謂帝之英
武彊毅而壅蔽一至此乎直義拘親王於土
穿逐枉殺之而帝猶不知世以不慈不明譏
之亦宜矣其子興良居閭職之重而昧興復
之機及欲乘危作亂徽幸一時大有愧於乃
父之烈焉皇太子恒良為尊氏所幽能知必
無生理諭成良親王與俱仰藥而薨慘虐之
甚古今未聞其比尊氏之罪著矣宗良懷良

二親王受征東征西之寄有岳陽江夏之略
竭誠赴敵志不圖生雖兵有利鈍不能克復
京畿而勤王之節始終不撓懷良征伐攜貳
綏撫筑紫不負帝之所託其功不可沒矣

皇女傳

雅足姬被讒自經遂感神鏡之異得雪其冤
山邊皇女悲大津皇子之誅死以身殉之皆
貞烈可稱者也常孝謙猜忌之朝不破內親
王以誣告蒙譴貢則誠寃矣然始以其夫從

逆削籍終以其子謀及處流非不幸也有智
 子內親王才藻豔發罕有疇匹蓋帝姬之後
 秀者也親子內親王以父皇崩哀毀遂至不
 能起可謂至性篤孝者矣近衛崩而無嗣鳥
 羽法皇欲使暉子內親王蒞位闕白忠通諫
 之而止非特能救法皇之溺於愛亦所以保
 全內親王也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五終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六 列傳三

可美真手命高倉下道臣命推根津彦
 弟猶牙磯城彦國葺野見宿禰

國家之興必有佐命之臣扶翼皇運可美真
 手不墜天孫之緒挈寶器以歸真主屏翰王
 室為物部氏之祖後世武士之稱權輿于此
 高倉下至誠感格殄滅妖賊道臣忠勇天性
 鷹揚奮庸其師尚父之流與推根津彦出奇
 決勝摧陷彊寇弟猶牙磯城能知天命所歸

不從其兄之逆謀輸誠竭力卒受茅土之祚
皆開國之元勳也彥國葦定難持危為世虎
臣野見宿禰雄勇絕倫著名當時進垣輪以
代殉埋克成垂仁之美可不謂之仁者之勇
乎

大田田根子天日槍田道間守物部十
千根阿知使主酒君秦酒公

異哉大田田根子之事崇神帝也夢兆頗類
傳嚴雖不見旱霖之用而帝精誠求治之效

亦可觀矣天日槍以新羅王子投化而至此
非海表朝貢之漸耶田道間守瀝誠輸忠誓
死復命可為人臣之勸也物部十千根同黨
恟恭不忝五大夫之列赴赴武夫世為子城
阿知使主酒君秦酒公皆以殊方之產來仕
天朝各奏爾能若酒公之教蠶桑而衣被生
民琴歌悟主而弗使陷於殺無辜之虐可謂
出乎其類者也

武內宿禰

神功皇后之還自筑紫也鹿耳坂忍熊二皇子構兵邀之於路其勢甚危武內宿禰擊忍熊而走之終能定基業於倉卒之中屬神璽于皇太子雖非聲罪討逆之師而臨陣決機其功不可掩輔佐五朝為棟梁臣享希世之遐壽奕世昌熾宜其享祀廟廷而與宗祐不敵也若平群木荒諫及正帝使誅刺領中則漢高戮丁公之義而可為萬世之法也

千熊長彥荒田別田道紀小弓大磐武振熊的戶田縣守小子部雷日羅紀男

磨呂

千熊長彥使于新羅百濟得其要領遂使百濟為我西蕃可謂不辱君命矣荒田別田出征不庭威稜懾乎郡國田道曉暢軍事不忝爾所生擊左軍以破新羅即鄭子元為右拒以當陳人之故智也紀小弓身死絕域功著褒典大磐不思堂構狂悖僨事其得保首領幸

矣武振熊誅妖賊而安黎庶小子部留論詔
旨而致神物蓋精誠之所感也的戶田襲養
由基之藝縣守不媿周處之勇紀男麻呂勝
不忘敗全師而還皆難得之才也日羅長於
百濟不忘天朝持論老成當時無出其右者
惜乎功未及立罹无妄之禍又猶在身能為
善後之慮殆有來歎之風焉

大伴室屋金村物部日尾與物部鹿鹿
火迎江毛野阿部比羅夫秦田來津

大伴室屋託孤寄命能竭股肱之力匡弼七
帝屹為柱石蓋所謂社稷臣也金村秉乃祖
之烈誅暴撥亂及武烈崩天位間曠迎繼體
而立之四海莫敢動搖其功大矣然受百濟
之賂以任那四縣與之遂致新羅之救兵連
禍結孔子曰振也務焉得剛非此之謂與右
之命將其禮甚重安閑之於物部鹿鹿火其
殆庶幾乎故能戡定禍亂鎮撫西陲其妻明
見遠識不下辛憲英惜乎史失其名也阿部

比羅夫出事遠征不遑啓處奈田來津料敵
明處事審臨死果決名振外夷近江宅野傲
狠不法汚職閭職自我致我又誰咎也物部
尾嚮敬神挑佛可謂知本矣惜其不學无術
不以物則民彝闕陳主聰徒以災厲徵其言
嗚呼此乃所以及招其法之盛行也

葛城圓平群真鳥蘇我稻目境部摩理
勢弓削守屋

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眉輪王

弑其君雄略之討當矣葛城圓身為大臣不
能執而討之及身匹夫之諱與得就死君子
無取焉平群真鳥憑勢凶恣久蓄不臣之志
一旦赤族墮父祖之業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此之謂矣蘇我稻目之侮佛弓削守屋之惡
佛若冰炭之相反而守屋與馬子積不相能
忽狎構難兵敗擊戮舊史歸罪於馬子之妻
蓋得其實也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
救之不以其術而欲躡躡以滅之庸可得乎

遂使天下後世懲其所為箝口不敢議佛可謂失計之甚矣境部摩理勢阿其所好廢格詔旨輕議天位其及也宜矣

藤原錫足

古無功臣之名有之非不得已也藤原錫足德量包荒才略絕世不幸而遇蘇我入鹿之跋扈不臣廼與天智帝協謀立不世之功其實非所望也無智名無勇功致君於堯舜使民為堯舜之民此其志也漢之蕭曹位冠群臣

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廢流苗裔斯益近之矣而未足盡也孫子赫奕其鹿不偃廟食千禩與國家同休戚可不景仰哉

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巨勢德太古多

治比島石上麻呂

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蘇我日向之諧石川麻呂亦猶其美內讒武內宿禰而石川麻呂不欲辨晰後客伏質可謂難矣巨勢德太古欲伐新羅策雖不行差強人意多治比島

石上麻呂皆以耆老輔佐歷朝雖無赫赫之名而雍容肅穆之風可以論其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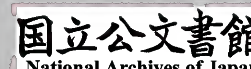
橘諸兄

橘諸兄以宗室之曹錫姓分族乃心王室共而不貳舊史載孝謙上皇不豫諸兄祇承人佐味宮身告云大臣飲酒言辭無禮稍有反狀上皇優容不問諸兄知之無幾致仕蓋當此時藤原仲麻呂大被嬖寵醜聲彰聞諸兄不勝憤歎偶發于言辭耳豈有不軌之謀乎

後來奈良麻呂圖除仲麻呂蓋繼其志也

壬申忠臣

大友帝之諸臣死節死事宜有等差蘇我杲安智尊見危授命皎厲壯烈斯其上者也境部藥奈友足大養五十君谷鹽手折北不支力戰而死斯其次者也蘇我赤兄中臣金巨勢人書藥忍坂大麻呂穗積百足杜戸大口土師千島陷身俘獲不虧臣節柳又其次也其餘不知所終者亦非巽懦逃匿之謂其間



豈無忠節相埒者哉喪亂之世史逸其事也若
田邊小隅出奇破敵將略可見而功不能立惜哉

大伴吹負

天武稱兵其跡不可掩毀信效逆恃疆陵弱遵
養時晦惟有慙德而猛將謀臣雲集景從大伴
吹負之為將也才能迥出等輩其下令曰唯誅
元凶非殺百姓似乎王者之師矣循名責實則
元凶之稱可加于天武而不得加于大友帝然
不如此則無所號令此其方略也高市牟狹村

屋三神保佑吉野之軍何其悖也聰明正直之
謂神焉有神而助虐之理乎此又方略而奔田
草用神師晉李矩稱子產神教之類也假仁義
而愚黔首觀者勿泥其迹可也三輪子首羽田
八國去順效逆功愈高而罪愈著矣

村國男依栗隈王三輪高市麻呂大伴

安麻呂

村國男依破堅挫銳每戰克捷其功亞于大
伴吹負矣栗隈王翊戴吉野幾瀕于死三輪

高市麻呂大伴安麻呂效力行間不避矢石皆忠於所事矣國朝凡百臣僚莫不進思盡忠而退思補過或有歎焉故犯顏觸諱之言寥寥無聞而攀檻斬鞅之風希世一見高市麻呂之諫幸伊勢可謂鳳鳴朝陽矣諫不行而挂冠豈非萬夫之望歟

小野妹子坂合部石布津守吉祥伊吉博德粟田真人多治比縣守中臣名代三小野石根小野滋野海上三將藤原葛

野麻呂常嗣氏宗

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小野妹子粟田真人中臣名代等皆有專對之才經涉萬里坂合部石布小野石根厄于風濤隕命溟渤悲夫小野滋野冒險履危得竟使命津守吉祥海上三將拘留劫略百艱備嘗伊吉博德身在絕域能辨誣枉亦奇士也多治比縣守建牙擁節訓練強兵廣成博雅好文丹墀播聲帝棣聯芳邠不鞞鞞藤原葛野

麻呂之諫平城上皇言雖不聽而忠義之心藹然可掬常嗣奉使稱旨父子奔名可謂純美矣夫廣開言路固王者之良規而如彼築室于道謀乃古今之通患氏宗奏疏功中時弊能知藤原基經于衆人之中欲讓閭職居端揆之地辭廩料之重庸讓之風皆當時之所無者君子人與君子子人也

藤原不比等房前字合麻呂富士麻呂世勞世祿古之所以延賞也藤原不比等極

人臣之位居外祖之貴謙讓不遑滿而不溢故能福祚流于子孫而南北式京世濟其美昨之茅土賜之美誼朝廷疇庸之典亦至矣房前受顧命之重盡匪躬之節身雖不登顯位而能慶延于苗緒名德相望家範蟬聯七世內侍八葉宰相未足為比盛矣哉字合才兼文武功著邊陲麻呂善自韜晦託於琴酒如其將略見于東征日麻呂隱顯有時不喪其志富士麻呂馭軍有法能得士心皆將相

之才也負敏之彈琵琶敏行之善書法名一
藝者無不庸也

秦河勝阿倍御主人大伴御行多治比

池守道首名石川年足藤原岳守清原

有雄丹墀門成春枝王長岑高名山田

古嗣藤原高房耳南備高直紀夏井南

淵永河小野恒河橘良基

州牧之任氏之父母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國朝仁恕為本視民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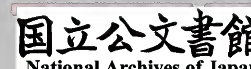
傷選賢簡能隨器授任慰安牧養之才彬彬
輩出阿倍御主人大伴御行多治比池守石
川年足清原有雄南淵永河皆以政績著名
當世道首名春枝王恚心民瘼不媿黃霸龔
遂之治藤原岳守山田古嗣井南備高直紀
夏井為人子盡其孝故為民父母能施其慈
愛而夏井被疲駿之稱長逸驥之足出典州
郡恩威兼著殆所謂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者
乎秦河勝藤原高房禁巫覡絕妖妄蓋有西

門豹之風焉長岑高名橘良基清白遺其子
孫可以厲世激俗小野恒柯坦率簡朴名不
遠實丹墀門成康勤嚴明治劇有法馭點馬
者利其銜策亦救時之良吏也

高向玄理秦朝元阿倍仲麻呂藤原清
河大伴古麻呂繼人川部酒麻呂膳大
丘平群廣成高元度内藏全成清海惟
岳

選學生而遣之唐欲使之學聖賢之道而成

就人才也阿倍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
歸易姓名受官爵是茂祖先而二本也豈聖
賢之道哉世徒眩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豔
其為唐廷文士所推獎過矣藤原清河通聘
結好遭風濤之險竟不能歸亦留而仕唐凡
我使臣在彼者例授官爵以寵勤之其與仲
麻呂有間哉皇朝覆載之仁不罪二人而存
恤之亦忠厚之至也大伴古麻呂坐次而
宣國威膳大丘謁文廟而傳徽號可謂一時



之良矣大伴繼人亦使于唐幾陷蛟涎僅免
莫腹高向玄理秦朝元平群廣成高元度內
藏全成皆辛勤於王事清海惟岳屬唐之亂
留仕天朝勢雖不得已而行事無足稱焉

長屋王藤原廣嗣橘奈良麻呂

巧言如簧詩人所以惡諸毀也長屋王一罹
讒口闔家顛覆舊史多回護蓋有所諱也當
此之時僧玄昉出入宮掖醜聲播于中外藤
原廣嗣韜文武之才除君側之惡其志偉矣

然甯拳兵諫君子謂之愛君而猶不可訓矧
興晉陽之甲乎橘奈良麻呂謀之不戢事涉
廢立城狐社鼠自古難治而告密羅織奸人
得以乘其隙非有仁明之贈典則千載之下
烏能明其寃枉哉

佐伯今毛人百濟敬福高倉福信紀勝
長田上伴善男

佐伯今毛人思理通贈妙究規矩蓋宇文愷
之流也百濟敬福高倉福信皆以蕃種入仕

雅有幹局敏以濟事紀勝長父子以善射名
田上深江蒞政循良吏民懷惠為司牧者豈
必資於明察哉伴善男陰技策黠自蹈禍機
殆孟子所謂患失之鄙夫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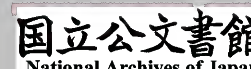
文室淨三綿麻呂秋津大市舩王和氣
王冰上鹽燒志計志麻呂川繼山村王
平高棟季長惟範豐前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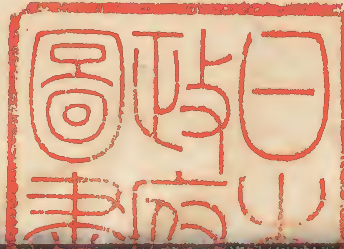
寶字初詔求直言此忠讜規誨之機而文室
淨三層層焉唯以悔過修懺為急天下之事

豈無大於此者可謂陋矣然當吉備直備等
欲拔而立之拒而不受子臧之節未足為高
可以拭目改觀矣大市鬯首避禍有時而仕
知足告老墟篋媿美綿麻呂之將略秋津之
武藝皆出群者也舩王富議邊備悉中肯綮
山村王疏屬託親與討叛亂平高棟厚重少
文政存大體二子樹立不墜家聲豐前王犯
馬援之戒乖王和之訓其能容於世乎和氣
王冀望儲貳崇信左道其及禍也宜矣冰上

鹽燒以宗室之曹不能拒絕姦猾及乃與其
逆謀僭偽乘輿禍不旋踵較之淨三之志操
相去不啻天淵矣志計志麻呂川繼蹤緒晦
僻莫能自明要亦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矣
藤原永手真楯魚名豐成良繼百川藏
下麻呂種繼仲成
藤原永手昆季鐘美世篤忠貞定策之功垂
于竹帛真楯籬糸埋光全身遠害雖居獻納
之地未登鼎鼐之任惜哉魚名折翼天門族

罪長沙噓祐肉骨著於贈典豐成遭笱不良
幾致覆宗雪寃理在慶流子孫良繼之欲除
仲麻呂成己之私用心非公驟歷樞要快意
恩讎其器亦小哉百川強梗悍厲廢皇后黜
太子翁張開闔莫不如意而時人謂之忠臣
者以其翊戴光仁而左右桓武也然其事鄙
褻不足齒錄陷君於不義未縛馳驟使若牛
馬然蓋百川之行事不盡如此也舊史諱而
不書焉知其非釋史之所傳會哉藏下麻呂





討及有功居職匪懈種繼恃寵賈禍怨仇頗
多牽連大獄少陽由是顛越首後為之誅竄
仲成不思其父之死于非命與妹合謀盡惑
上皇卒致弘仁之變忍府禍榜其能免於刑
戮乎世嗣至性篤行不類其兄豈非卓然時
者與

大日本史

論贊卷之六終

